民國校長公費遊

今華

今天的國人對公費旅遊不陌生，一提起公費旅遊就表現出許多的不屑和不平。其實，開公費旅遊先河的是民國時期的程宏遠。程宏遠何其人也？無錫縣立女子師範學校長也。一九一五年，即民國四年八月十四日，教育部要在北京召開一次「籌安會」。程宏遠作爲一名公務人員例行參加。這次會議的召開時間定於民國四年八月十三日，程宏遠於民國四年八月二日就乘車到了北京。

程宏遠提前十餘天到北京幹什麼呢？別無他事，觀光旅遊飽眼福。比如八月二日一到北京他就在一熟人的陪伴下到中山公園了。中山公園距離社稷壇不遠，可是由於天色已晚，程宏遠只爬上了古帝王的閱兵處，那裡陳列的古物都沒有來得及觀看。可是距離教育部開會的時間還很長，程宏遠一點兒不着急和遺憾，今日不看，明日看，明日不看，後日看，反正有的是時間。第二天，也就是民國四年八月三日他來到了什剎海。沒想到什剎海遊人如織，程宏遠渴了想買杯水喝都不成，用程宏遠當時的話說：「不容插足，即廢然返。」他從什剎海出來，沒有回到寓所，而是馬不停蹄繼續在北京城遊玩、步行來不及，就僱車。比如他當時從什剎海出來到一個只有三間房的地方就是坐着洋車來的。這有三間房的地方是個什麼地方呢？估計程宏遠轉向了，不知道，只是說：「沿御溝行，隔牆望見景山。」到了八月七日，程宏遠包了一輛人力車，負責他全天的出行。據說這次包車價格不菲。那天他遊的是頤和園。當時的門票也不低，並且到一處就收一次費，一般人承受不起。程宏遠呢？由於花的錢能有地方報銷，就不用擔心了。有資料顯示當時頤和園的門票是每人一元二角銀，排雲殿是每人五角銀，南湖是每人三角銀，泛舟渡湖每點鐘每人二元銀。程宏遠遊頤和園至少花去四元銀，可見是個不小的數字。

更讓人大跌眼鏡的是程宏遠能置會議於不顧，照遊不輟。譬如八月十四日上午開會，到了下午兩點，程宏遠就坐不住了，逕直來到三大殿，全然不把那次會議放在心上。北京的會議一結束，他沒有立即打道回府，到無錫傳達會議精神，而是於八月十八日乘興來到了太原，一玩就是六七天，直到八月二十六日夜裡才回到無錫。那次北京的「籌安會」歷時五天，也就是從民國四年八月十三日開始到民國八月十七日結束。程宏遠呢？則用了二十七天時間。其間，程宏遠沒一點因會議日程緊蹙而感到半點緊張與忙碌，卻是遊山玩水，逍遙自在。那時魯迅任教育部僉事，負責一些部門的事務，不知是否發現程宏遠公費旅遊一事。

一頁專欄

常安

記得兩年前看過一部台灣電影，叫《一頁台北》，講述一名爲愛心碎的青年，在台北這個生於茲長於茲的城市，重新發現，原來多年來苦苦尋覓的人與物，其實就在自己身邊。時隔兩年，影片所述的城市愛情故事，已變得模糊不清了，但獨特的片名，卻深深印在腦海。

是的，有什麼比「一頁」更一目瞭然，更一覽無餘呢？就像自己最愛的圖書，情濃在一頁；就像最有紀念意義的瞬間，定格在一頁；就像傳統紙媒上拼湊在一起密密麻麻的專欄，到了iPad頁面，變成舒展大方的一頁文章，一下子清晰了、明快了。

每日乘地鐵上下班，香港很多上班族都成了低頭族，用手機、iPad閱讀新聞。新聞來源或有不同，但無論是地鐵派發的免費報紙，還是屏幕滾動播出的各地快訊，抑或是手機平台不斷更新的電子報，新聞事實都是一樣的。倒是報紙中的專欄文章，個性化突出，百花齊放，媒體不同、作者不同、視角不同、寫法不同，字裡行間所折射的人生百態也有了不一樣的面貌，即便是面對同一社會事件也有不同的認識和感悟。

以往閱讀傳統報紙，翻至堆集成字海的專欄文章時，我總是一眼掃過，極少停留。自從改用iPad閱報後，一篇專欄通常佔據iPad一頁，在這一頁專欄上，我與固定的作者單獨見面、面對面交流，分享他或她的喜怒哀樂，就像從往日擁擠群居的大廳一下子遷至僻靜的單間一樣，作者與讀者的距離瞬間拉近了。

每天用iPad閱讀這一頁又一頁的報紙專欄，從此我多了從未謀面的作家朋友，知道他與上周與某人約會何方、興致勃勃商談何事，知道她日前去了哪國旅遊、爲哪處風景所觸動……久而久之，每朝打開iPad，就像如期赴老友之約，一頁頁專欄翩然而至。

墓誌銘中的幽默與智慧

冀北仁

墓誌銘是一種悼念性的文體，一般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當然，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銘」的。「志」是對逝者的簡介，「銘」是對逝者的評價。總之，墓誌銘就是對逝者的悼念和讚頌的文章。英國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在《論墓誌銘》中說：「人們創作墓誌銘有兩個願望——保存死者餘骸和便於記憶。」

其實，墓誌銘不是死板的文體，它有偉大的意義，有人說它關乎生死，更有人稱之爲生命的見證。只不過墓誌銘和逝者一樣長眠地下，無法見到陽光，我們今天看到的墓誌銘，不是逝者傳下來的，而是盜墓者把它帶到世上來的，或是成了出土文物才見了陽光。現在埋入土中的墓誌銘越來越少，也有人把墓外面的碑文歸入了墓誌銘，或是故意混淆了墓誌銘與紀念碑文的區別。現在所說的墓誌銘也包括碑文吧。

墓誌銘有長也有短，但是短有短的長處，尤其是一些名人的墓誌銘，或爲逝者一生的幽默總結，或凝結逝者的人生智慧，讀來也會讓人受益匪淺。墓誌銘，或讓你看到逝者的人生精彩，或讓你看到逝者的風趣幽默，或讓你看到逝者的智慧之光。

美國作家海明威被認爲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小說家之一。一九五三年因《老人與海》獲得普立茲獎，一九五四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海明威雖然一向以文壇硬漢著稱，但他是自殺身亡的。海明威的墓誌銘是「恕我不起來了！」我的解讀是：讀者朋友們，雖然你們愛看我的小說，但不好意思，我不起來陪你們了。海明威的墓誌銘風趣幽默，雖然是自殺的，但也讓人們不得不對他肅然起敬。

英國詩人莎士比亞的墓誌銘是：「看在耶穌的份上，好朋友，切莫挖掘這黃土下的靈柩；讓我安息者將得到上帝祝福，遷我屍骨者將受亡靈詛咒。」據說墓誌銘出自莎士比亞本人。因爲莎士比亞對自己遺骸和「陰宅」非常珍愛，似乎並不在著名的埃及法老之下。於是，效仿法老庫孚墓碑上的咒語「不論是誰騷擾了法老的安寧，『死神之翼』將在他頭上降臨」，給自己寫下了墓誌銘，希望世人讓自己安息，並詛咒掘墓者。

對逝者讚頌的墓誌銘很多。十六世紀德國數學家魯道夫花了畢生的精力，把圓周率計算到小數後三十五位，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圓周率數值。他的墓碑上就刻着「π =3.14159265358979323846264338327950288」。物理學家玻爾茲曼生前發現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統計解釋，他的墓碑上只寫着他發現的公式「S=KlnΩ」。美國科學家富蘭克林，曾經「捕捉」天上的雷電。但他至死不忘並引以爲自豪的卻是他青少年時代擔任的印刷工。他的墓碑上刻的是「印刷工富蘭克林」。這表示富蘭克林本分謙遜，雖是科學家，但更沒有忘記自己也是一個印刷工人。

墓誌銘或紀念碑文本來是對逝者的悼念和讚頌，但由於語言的豐富和人生的智慧，有的悼念文章讓你沒有一絲的傷懷，就像一個外星人來地球串了個門又回去了一樣。你看一對父母爲夭折的嬰兒撰寫的墓誌銘：「他來到這世上，四處看了看，不太滿意，就回去了。」這不是一個小孩瀟灑走一回嗎？在英國德比郡的一處墓園中，有這樣一篇銘文：「這兒躺着鐘表匠湯姆斯，他將回到造物者手中，徹底清洗修復後，上好發條，行走在另一個世界。」這是給一個鐘表師傅寫的銘文，多麼瀟灑美妙，人死有什麼可怕的，不就是換一個世界工作嗎？

人生是美好的，不管是晴天還是陰天，就連寫給逝者的銘文都豐富多彩，都幽默智慧，你何不快快樂樂地生活呢！

永州與柳子

黃虹堅

今人認識一千二百年前的柳宗元，蓋其寫下政論、散文、詩歌等作品六百篇，各體裁均有成就。一篇《天說》，一部《永州八記》，一首《江雪》，已足以被文學史界喋喋不休，更遑論他還是唐宋八家中與韓愈齊名的人物呢。

但其命運卻與政治糾纏不休。本來在長安朝廷禮部當着平安官，官拜員外郎，掌管禮儀、祭祀、貢舉（等於當今外交部禮賓司司長吧），卻因是「永貞革新」，核心人物，成了受嚴懲的「二王八司馬」集團一員，被貶爲邵州刺史（當地最高行政長官）。但朝中一班官宦還要再插上一刀，加追貶令，將其再貶一級爲永州司馬（當地警備司令），在永州一呆十年。後被朝廷一令召回，原以爲可留都城輔主報國，卻遭政敵頑強抵禦，再被派往山高皇帝遠的柳州任職刺史，在那兒呆不到五年便病逝，卒年才四十七歲。

柳宗元生爲官二代（其先祖均爲唐朝中、高官僚）和富二代，錦衣玉食，少年得志，熱血參加一場振興國運的革新，反被問罪發配到遠離權力中心的永州，困守一方荒蠻之地，且歸期杳杳。一介文官柳宗元，他想怎麼樣？他能怎麼樣？只能乖乖遵命上路。那一路上他是如何的情何以堪？史料未見記載，只能由他後來的詩文略見一二。但以平常心態推想，那一路的舟車勞頓，一路的風雨兼程，想必是一腔悲怨，一懷屈辱，或許還有幾許悔疚。

今日永州風貌與那時已不可同日而語。她在湖南省的GDP排名雖靠後，但已具現代城市雛形，道路建設尤見成效。寬敞大路處處，連接永州冷水灘和零陵二區的永州大道，有四十多米十車道寬，道旁路燈具風力、太陽能、傳統電源三種方式，造型設計時尚。兩旁燈柱隨着大道一路伸展，那眞是一路的現代氣派。

千多年前的永州卻一定屬窮山僻壤，該是山多蛇多，才會有柳宗元筆下的《捕蛇者說》。行文借捕蛇者所云，委婉表達對朝廷政令的不滿。也因此文，永州民間流傳着柳宗元治蛇的傳說。

話說每年八月十五，永州天際都會驟現一條巨蛇，其雙目凌空，如兩盞熠熠閃亮的天燈。從牠嘴裡吐出一條長舌，垂下如一道天梯，引誘人們循梯拾步，以爲就此邁向天堂，其實是滿足了巨蛇的果腹之慾。多年來坊間失蹤者衆，民心痛苦。柳宗元到任聞說此事後，在八月十五派一高手對天燈射出猛箭，一盞燈熄滅，天空頓時全黑。柳宗元又下令城中醫師，翌日若有眼傷求醫者，只管將其治死。第二天果然有男子爲眼傷前來，醫師遵命下藥，男子倒地打滾，現出巨蛇身體。剖開蛇腹，裡面盡是衣服銅扣，有若干擔之多，那是被吞噬百姓衣服上的扣子。故事顯是加油添醋編撰的，但民間對柳宗元的頌揚就是如此的任性！

這是當地世代口耳相傳的故事保留篇目。

人們尊稱古代聖賢爲「子」，孔子孟子老子是也，但稱柳宗元爲「柳子」的，據說只永州一地。爲祭念柳宗元而建的廟宇，稱作「柳子廟」。

永州建城兩千年，古城牆就嵌在尋常人家的外牆上。永州朋友領我們穿過一條幽靜古巷，瀟水突然橫現眼前。江水清澄碧綠，映亮了寒冬灰蒙蒙的天空。永州坐擁湘江與瀟水二江，平添了幾分柔媚。江面上有道便橋直通柳子街。據說當年徐霞客也在此趟過瀟水，那偉大的旅行家是實現自由行的第一國人哪。這話題叫我們足下頓添了力氣。在便橋上見漁人撒網，見釣者垂釣，想像如是冰天雪地，豈不就是好一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了嗎？正想着，一個漁人提着剛捕獲的鯉魚走來，那魚肥腴鮮活，足有五六斤重，漁者自是一臉豐收的喜悅。

柳子街是一條寬約四米多的街道，已有百多年歷史，兩旁多是磚木舊宅。幾扇木門半開，幾名老者坐在矮櫈上，臉上是純和笑意。和繁華城域人們警覺冷漠的目光不同，那神情裡不知有着多少的友善。一時覺得時光倒流，人情依舊。身後忽然響起一陣「得得」，一名穿着入時的紅衣女子蹬着高跟皮靴穿過街面，輕推一扇木門，閃身進入。「得得」聲消失，柳子街又是悠長的清寂。

柳子街盡頭便是柳子廟，那是當年柳子的家宅舊地。柳子到永州後不久，在此地買下八分地自建住宅。其家門口有道小溪，深水靜流，甚爲靈秀。此溪用作濯洗染布，稱作「染溪」。那一帶民衆也自稱姓「染」的諧音「冉」，繁衍出冉姓家族。柳宗元自嘲不識輕重得罪了朝廷，自言「予以愚觸罪，謫瀟水上」。在此住下後把溪更名「愚溪」，四面景致也均以「愚」字冠之：愚丘、愚泉、愚溝、愚池、愚堂、愚亭、愚島。他寫過「八愚詩」，自撰《愚溪詩序》。惜「八愚詩」已亡佚，惟剩愚溪靜流不息。

北宋始建的柳子廟，表達的是對柳宗元的同情敬重。早年建廟材料主要是木材，燒了多次。人們便燒了再建，歷代鍥而不捨。應了香港人所說的「火燒旺地」，旺便是福，當地人是把柳子廟當成福地來敬仰的。

我們去時，柳子廟正再次修葺，但仍收費開放。廟堂共分三進，入門第一進頂上高懸「文名萬古」的金字牌匾，後面是面向第二進廳堂的古老戲台，廳堂前的十幾級台階便是天然的看座。第二進廳堂的幾間屋子是柳宗元生平的文字簡介。第三進大廳中間安放着一尊大理石雕出的柳子像。我記得柳宗元在所有的畫像中，臉龐都是微胖鬆懈的，塑像的一張臉卻清癯俊朗。雖是坐姿，也難掩其倜儻風流。我相信這是雕塑家心目中的柳宗元，他的柳子就該是位美男子。

大廳兩邊牆上掛着在硬木上刻出的《永州八記》。柳子被貶此地其實只在生活上享受司馬待遇，政治上卻是靠邊站。無聊之下，柳子被迫遊山逛水，就這麼遊出了《永州八記》，既令永州揚名，也令自己擁有了成爲唐宋八家的代表作。

後面的院子展放了歷代碑碣，包括有永州人懷素的草書字碑。但最重要的莫過於《荔子碑》了。碑文由韓愈撰寫，頌揚了柳宗元，字跡卻是蘇軾的。三大絕世文豪因該碑有了溝連，故也被稱爲「三絕」。

柳子對永州的評價是四個字：清瑩秀澈。那四個字被砌在柳子廟兩道旁門的扇形門楣上。這四字說明他讀懂了永州，但又何嘗不是他對一種心境的嚮往呢？

命運對柳子不公卻也眷顧，他謫居永州十年，在官場上可有可無，在文學上卻無可替代。也因爲他，永州才爲天下所知。這實在是歷史和永州之幸！

永州愚溪（左）；柳子廟（右）

在落葉上倒行

劉荒田

頭頂上，整整齊齊的兩排落羽杉，有若白金漢宮前的衛兵，筆直，傲岸，自信地護衛着逶迤到城市高樓群落縱深處的河涌。腳下，落羽杉的葉子。風吹來，臉頰的皮膚馬上感受到刺痛，別小看往輕度霧霾裡注入的水分，群樹所蘊藏的春意一激靈醒轉。遺憾的是，萬物的復甦才開始，落羽杉紛披的碎葉便謝幕。就我所見，幹這類反季節勾當的，只有它。不是沒有陪伴，紫荊花也在有一搭沒一搭地落，但紫荊一年中花信多回，落紅像殯儀館儲備的儀仗隊，隨時可應景；整體凋零，落羽杉一年似乎就這一次。

怪不得「落羽」落得如此盛大。昨天來了寒潮，風聲兇猛，在窗外吼了一夜。今天，河旁的紅磚小道和斜成四十五度角的花崗石河堤，密密地鋪上了落葉，黑色的，褐色的，帶小半暗綠的，黃的。今天傍晚，河面幾乎沒有落葉，勝任愉快地充當鏡子，落羽杉光禿禿的枝幹和忽然變藍的天空，排在水下。其實，風起之際，落葉並沒有放過沉默的河水，去年我親見，一河落葉，足以覆蓋八成河面，何等氣勢！眼前所以看不到，是因爲今天上午清潔工駕駛小船，揮舞網兜撈走，爲什麼環衛部門要把河水弄得養眼？不排除有當官路過或微服私訪的可能，但我還是認定，當局此舉是例行作業，或者爲了讓子民過年時看到好一點的風景。不管目的爲何，老天爺也予以配合，看河上，漏網的那些，被風歸堆在橋下拐彎處。

河邊小道上的落葉，清潔工沒來得及搬走，風夭矯的尾巴，乘機製造一條別致的「葉路」。堆得有厚有薄，一高一低，踏上去，鬆鬆的，軟軟的。簌簌之聲次第響起，台灣一位詩人，把落葉稱爲「曾經有過的歌唱」，此刻，腳下可是春雨的微吟？我「喲」地叫了一聲，把腳縮了回去。踩痛了你嗎，葉子們？爲何這般舒坦，這般溜滑，又這般坎坷？馬上想起王鼎鈞鄉愁散文中的名句：「還鄉，我在夢中作過一千次，我在金黃色的麥浪上滑行而歸，不折斷一根芒尖。」落葉和麥浪是近似的，我的步履雖然不能不折斷落葉的脈和梗，卻一樣是夢幻裡的「滑行」。在紐約法拉盛區棲遲數十年，從來沒有回過故鄉的游子，和在故土一個古城落羽杉林子下低迴的歸人，共同的不變的行程是：回家。這個家，不復具有空間和時間的意義，它在記憶，在童年，在終極，成爲形而上學，成爲宗教。

大地承托落葉，落葉承托我的夢。在落葉上行走，必須和平日所採用的方式相反——倒行。倒行之必要，一如布穀聲裡的農民插秧，以不斷的後縮創造春天，慣於前進的腳，需要以反向移動激活偏廢的器官，補救單一運動所造成的偏差，阻遏貪婪的攫取，抵銷膨脹的慾望，爲反進爲退，才能實現平衡。進一步，只有逆向，才能回到往昔。

何等的美妙！我起步在關節僵硬的晚年，往下，是負重而腿腳強健的中年，是倔強而傷痕纍纍的青春。腳下，是深山的一個谷底嗎？我變爲一無所有的知青了，第一次上山打柴去，挑着兩個柴捆子，呼哧呼哧地，從百米深的谷底上登，坡眞陡，鞋底一滑，摔倒在茅草堆，它也這般鬆軟溫柔，我不願爬起來，它要是床，多好！我變爲山岡上的少年了，誰是我的夥伴？兩個人，各扯了一根自認是「最強韌」的狗尾巴草，和對手的草交纏，起勁往自己方向拉，看誰的先折斷，勝利者又腰看着，失敗者在草地打十個滾。我願意次次敗北啊，只因爲春雨過後的草地，酥軟一似落葉，且散發着山稔子花的清芬。嘶嘶嘶，轟隆隆，路旁響起爆炸聲，三個不大不小的孩子在放煙花，這是他們整個春節唯一的冒險與奢侈，火花在落羽杉上飛濺，在落葉上空交叉劃弧，我被驚醒了，但馬上回到夢裡——記憶的錄影帶，已「回放」到村裡老屋帶趟櫳的大門前，一堆堆可和落葉比美的鞭炮紙屑，紅彤彤的，我的太闊大且褲筒捲了三截的土林布褲子，袋兜裡盛着許多封紅包，裡面的角幣和分幣可以換鞭炮、公仔紙以及炸豆腐角，前路在背後，但不必回頭看，因爲太熟悉的緣故。這剎那，落葉成爲代表最高禮節的紅地毯，我踏着它，又莊嚴，又傷感地進入生命的始發站，那裡，喇叭花纏着籬竹，小蚱蜢關在火柴盒。這時，風愈加凌厲，低頭，一些狡黠的葉子，在葉堆邊緣滾動，湧向我的身後，也就是我的前方，它們是爲了承載我的腳步而緊急集合啊，我的感激無以復加！